



多少人走过洛阳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华



东南沿海的风，温润富含海腥味。春日上午，走在泉州洛阳桥厚重的石板路上，用心感受那遥远的故事。



据随行导游介绍，洛阳桥当时建设过程中采用了三种独特技术。

筏形基础。退潮时工匠向水底抛大量石块，堆叠形成横跨江堤的矮石堤，解决江底淤泥松软，以筑牢桥基。后续还在桥基上，砌花岗条石造桥墩，将桥墩迎水侧做成尖状，大幅减少水流冲击。我手扶石栏，伸头探望，潮水退去，筏形基础表面进入视野，像尖尖的石船。

导游与我边走边聊，他说：“此桥运用浮运架梁法。借助潮汐之力，架设桥面石板。涨潮时，把重达10多吨的巨型石板放在船上，驶到两桥墩之间，落潮后，船随水下降，石板精准平稳架在桥墩上，船只趁落潮驶离。”古人智慧，超乎想象。

导游接着又说，还有养蛎固基。这是世界上首个将生物学用于桥梁建筑的技术。工匠在桥墩处人工养殖牡蛎，利用其强吸附力和快繁殖速度，让牡蛎将桥墩石块黏结为稳固整体，有效加固桥墩，抵御江海水侵蚀。

温暖阳光下，我再一次伸出脑袋，看桥下桥墩，上面爬满灰白色牡蛎。



洛阳桥千年人文历史，每天吸引众多游人登桥寻古。

2011年4月22日上午，久旱未下雨的福建泉州迎来阵阵甘霖，和风细雨中，83岁高龄的余光中携夫人范我存，沿这座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桥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

冬日里，与一群文友同游汉丰湖。船在湖上转了一圈，上岸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大家兴致未尽，随后又驱车前往观鸟台。

汉丰湖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。每年秋冬，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歇觅食，形成“万鸟翔集”的景象。而观鸟台，正是人们亲近这些自然精灵的最佳窗口。

站在观鸟台栏杆前，视野豁然打开，整片汉丰湖毫无保留地摊在眼前。这一刻，人不由自主地静下来——眼前光景太满，一下子涌过来，让人忘了呼吸。

风从湖面刮过来，拂过脸庞，微微凉。可西边那片天，却烧得毫无保留。太阳已经挨着远山的齿痕了，不再刺眼，成了浑圆的一轮熔金，软软的，稠稠的，好像再多看一会儿，就能从山脊上滴落下来。

余老先生望着水天一色景致，兴致勃勃。每走100步，他都停下扭头四处看看，从中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；数到280步，见祈雨碑；700步到惠晋交界处；800步与月光菩萨塔相遇。走完全桥共1060步，其诗作轮廓也了然于胸，脑海翻腾字与词排列组合，他毫不犹豫，把这一实际数字，写进充满深情的诗里。

半个多小时，从桥南街尾的“蔡忠惠公祠”到桥北蔡襄雕像，余光中精神矍铄，在细雨蒙蒙中，走完全程。他高兴地说：“我终于用我的脚，走完石桥。圆儿时之梦。”余光中6岁时，曾随父亲到洛阳桥桥头，但未走过洛阳桥，留下遗憾。

正午阳光，将洛阳桥照得熠熠生辉。我与妻子漫步洛阳桥，我轻吟余老先生诗：“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，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，多少人走过洛阳桥，多少船驶出泉州湾……”



游历洛阳桥，不得不谈到一个人，那就是蔡襄。

北宋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蔡襄任泉州知州，在其主持下，历经六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施工，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十二月，这座四十七孔，全长约731米、宽约4.5米的洛阳桥竣工。

洛阳桥地处泉州城东北洛阳江口，

是福建与广东北上交通要道，也是厦门、福州、泉州、莆田往来必经之地，是东南沿海通衢之地。洛阳桥的修建，使天堑变通途，沟通了福建的海上交通，大大促进泉州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繁荣。

桥体北侧属惠安县境内，南侧属洛江区境内，桥中段横跨一座名为中州的江心岛，为桥北和桥南顺利链接，起画龙点睛作用。我曾驻足此地，看潮涨潮落，芦苇在水中摇曳；看白色水鸟，飞起飞落，追逐打闹；看水鸟在滩涂，啄食小鱼小虾小蟹，留下细脚丫子，一串又一串。

当地人民为纪念泉州知州蔡襄修建洛阳桥丰功伟绩，专门修建蔡襄祠，亦名“蔡忠惠公祠”。该祠始建于宋朝，据传，是在洛阳桥竣工不久后建成，现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桥南社区洛阳桥南侧。

进入“蔡忠惠公祠”，我看到祠内正殿中央有蔡襄端坐雕像，塑像前为《万安渡石桥记》丰碑二方，分立左右两侧，东侧为原碑，西侧为后来摹刻。

从“蔡忠惠公祠”出来，我心里一直琢磨一个问题，万安桥咋又变洛阳桥？



洛阳桥竣工时，可不叫洛阳桥，而叫万安桥。人们习惯称洛阳桥，主要有两

大原因。

第一，中原移民。隋唐至五代，因战争和自然灾害，大量河南洛阳一带士族、百姓南迁泉州，他们见此山川地势，酷似古都洛阳，便将这条江命名为洛阳江，百姓聚居之地称洛阳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当地人口口相传，慢慢跟随江的名称，将横跨洛阳江的万安桥，改称洛阳桥，以此寄托对中原故土的思念。

第二，地名随人迁。中原河洛人移居闽南，他们有“地随人迁，名随乡定”的传统习俗，把故乡地名带到新的居住地，形成独有的文化印记。之后，民间与官方逐渐通用洛阳桥，后世确定洛阳桥为正式名称，万安桥则成为别名。

据史料记载，洛阳桥桥址原是万安渡，因江海风浪大，常沉船人溺亡，百姓、商贾急盼有桥连接两岸。正因如此，泉州知州蔡襄与母亲卢氏带头捐款，层层动员，地方乡绅卢锡、王寔、许忠等带头捐钱捐物；当地富商积极响应，大额捐赠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以义波、宗善等僧人为代表，通过化缘募集资金，助力建桥推进。百姓以捐粟、捐钱等方式参与，还有大量劳动力，投入建设。正所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

洛阳桥与北京卢沟桥、河北赵州桥、广东广济桥并称中国四大名桥，可见其造桥技术之先进，人文历史之厚重。

湖上鎏金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秋凡

的金。这金在荡漾，每一道水纹都成了金丝。光，沉在水底，又从水底反上来，让湖面变成了一块温润的巨大琥珀。

最先从这片鎏金的底子上跳脱出来的，是水杉。夏日里碧沉沉的树林，历经季节的蜕变，此刻已是一片沉甸甸的褚红。它们静立水中，带着生命本身不容置疑的厚重，把遒劲的影子投在金色的水面上，站成无数个挺拔的身姿。风穿过杉林，与千顷的芦花一起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季节召唤候鸟的密语。

同行好友萍姐见此美景，颇为激动，忙唤我摆好姿势，拍照留影。我站在栏前，侧身，举起右手，佯装将落日托在掌心，让自己与琥珀般的湖同为一框。

但观鸟台的主角，终究是那些飞着的、游着的、站着生灵。

你瞧，两只野鸭，像不起眼的毛球，在鎏金水面随波荡漾。我曾在汉丰湖的另一片水域，近距离地观看它们。它们时常猛地一头扎下去，肥嘟嘟的屁股翘向天，过好一会儿才冒出来，甩甩“2”字形的身躯，喉咙里动了动，大约是吞下了什么小点心。而此时隔得远了，那灵巧的动静就淡成了金光里一团模糊的影。

金光漫过浅滩，歇息的白鹭被染成了温暖的蜜色。也有白鹭，长颈优雅地一伸，双翅倏地铺开，把飞翔变成踮起的舞蹈。这舞蹈是清冷的，是寂静的，与热闹无关，只关乎生命本身的舒展。余晖里，倒影与真身掠过水面，恍然一只鸟同时飞行于光的两面。

另有一群水鸟，掠过褚红的杉林顶梢，翅尖被余晖的光芒沾上了郁金香一样的色彩。视觉上的暖，让湖畔的风仿佛有了火苗的形态。

更多的，是那些不知名的、轻盈的飞鸟。它们太小了，在宏大的景致里只是些忽聚忽散的点。可当它们成群地从芦苇丛中“轰”地惊起，像一把被无形之手扬起的碎金，投向那轮即将沉没的落日时，你才会惊叹于它们生命的能量。

当大家都沉醉在湖光暮色时，一位来自凉山的文学前辈望着远处的文峰塔，同我们讲起了彝海结盟的旧事。他说起刘伯承元帅当年走过的山路，也说起元帅之子刘蒙先生后来回到凉山看望老友的事。他的话音里，带着大凉山特有的温暖语调。身边好友也聊起，去年刘帅诞辰之日，刘蒙先生曾邀请凉山的友人来到开州，用深情的歌声与舞蹈，续写那段穿越时光的情谊。

听罢，我的目光越过凉山朋友，落在远处文峰塔身后的夕阳上，忽然想起史铁生先生的话——“太阳，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。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，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。”一时心生感慨。我们的生命一如这落日，终将沉静地“走下山去”，然而，那使落日敢于沉没的，是它确信循环的勇气，就如让先辈们敢于跋涉的，是相信道路终将延展的信念。眼前的“熄灭”，在另一面正连接着一场崭新的“燃烧”。

那铺满湖面的鎏金，是落日慷慨的赠礼，让我们饱览了生命尽情绽放的美丽世界；那褚红的水杉静默如铁，是大地沉淀下来的坚忍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比时间更缓慢的力量；而彝海故事的又一次重述，是精神的链接，是光与热的传递，让我们对更高远的境界充满向往。

落日渐渐西沉，一行人随车返程。车窗外，湖面暗下来，塔影沉入夜的怀抱。但我知道，有些光不会消失。它们沉入水底，化入山河的记忆，也镀在了某些人的心上，成为他们在漫长旅途中辨认方向的不灭的鎏金。



洛阳桥

